



的追寻和探索,是感受个体生命意 义和无穷宇宙的重要方式。

"世界一切都可以迂回,除了 我爱你"。

解散是件容易的事, 但他 们没有

讲者: 蛤蜊大逃亡

主唱 莉莉婶 吉他 尼克斯 Nix

2021年4月, 育音堂的演出舞 台上,一支观众不太熟悉的英式摇 滚风格乐队正在演出。

主唱莉莉婶的白衬衫上台前特 意熨烫过,头发是提前10天留长的, 方便演出当天做造型,演出前,他 写了一溜的串词, 交给队友们审核 后,终于跟观众正式见面。

除了主唱外, 乐队其他人的 着装上也相互呼应,每个人拿出了 自己最好的状态。尼克斯的吉他很 低, 低着头专注地演奏, 身影像极 了英国摇滚乐队 Radiohead 的 Jonny Greenwood, 这不是故意为之, 但也 可以被看作是"粉随正主",毕竟 听得多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这是蛤蜊大逃亡(下称"蛤蜊") 出道的第一场正式演出, 场下观众 的反应很热情。

时间线拉回到一个月前, 尼克 斯在微信上找到一个叫育音堂老张 的人, 鼓起勇气打了一段文字, 大 意是希望为自己的乐队争取在"地 下新声"的演出机会。老张是育音 堂创始人张海生, 上海摇滚圈子里 的老法师, 育音堂, 被许多乐迷和 乐队视作上海摇滚乐的圣地,"地 下新声"是育音堂为新乐队演出打 造的公益项目,对于乐队和歌迷都 是免费的。

看到蛤蜊的简介和 demo 后,一 向爱提携后辈的老张, 很快安排了 演出。但他并不清楚, 为了这场演出, 蛤蜊已经准备7年。

尼克斯大学念的是物理系, 毕业 后,他从事了音乐现场类的工作。这 个决定有迹可循, 高中时, 他已经是 个成熟的摇滚乐迷,大学期间,他一 直在吉他社活动,组过两支乐队,做 过草莓和迷笛的工作人员, 还策划过 不少校园音乐活动。他至今仍对其中 上图, 蛤蜊大逃亡在 演出中。

一场活动印象深刻, 因为请到了顶楼 的马戏团乐队做压轴演出。

那场演出气氛热烈得要掀翻屋 顶, 11月的天气, 乐队穿着短 T, 将摇滚精神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尚 在校园的孩子们。"之前我们并不 认识,在微博私信了贝斯手梅二, 他们自驾到奉贤,没有收我们一分 钱,参加了我们的校园摇滚音乐 节——这就是我心中乐队人的模 样。"尼克斯说。

莉莉婶也围观了这场让人兴奋 到失控的演出,作为吉他社的"离 退休人员",躬逢胜饯,他特地从 华理的徐汇校区赶到奉贤来支持, 来回车程要近两个小时。当时, 莉 莉婶和尼克斯还只是社团里的点头 之交, 直到2016年, 贝斯手老杨(化 名)邀请尼克斯加入乐队,两个人 才正式成为乐队队友。这就是蛤蜊 的前身。

蛤蜊曾经历过好几次解散危机。 "2017年初, 因为创作理念的不同, 贝斯手退出了乐队, 隔了好几个月 我们才找到理念相似的贝斯手葱哥 来接替; 2018年, 鼓手退出, 乐队 又差点瓦解, 好在 Coco 拯救了我们; 2021年, 蛤蜊的风头刚起, 莉莉婶 走到了人生岔路, 要去北京学习一 学期的配乐制作课程, 主唱离场, 乐队就做不下去了。"尼克斯告诉 记者,想组一支乐队很难,共同的 音乐创作理念,还不错的演奏技术, 然而解散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 尤其是当 frontman (乐队关键人) 离 开。"我理解他们的选择, 那段时间, 我们以翻唱为主,每次排练都有些 浑浑噩噩, 是一个对意义产生怀疑 的阶段。"尼克斯说。

疫情原因, 莉莉婶最终留在了上